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止齋集卷四十

宋　陳傅良　撰

序

奉詔擬進御製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

臣聞乾坤之文不著無以見太極而太極非有待於文也虞夏之書不作無以見堯舜而堯舜非有歉於書也恭惟至尊壽皇聖帝以妙道治身參之三才而無間以篤行事親質之六藝而無欠以深仁厚澤幸

斯世極之根荄鱗羽而無不被宜配雅頌宜襲春秋而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凡施凡設歸美高廟金石之刻無傳名山大川之藏未睹也夙以神器授于微躬盡遺有迹之累而退托無名之境方將淵乎其藏用冲乎其忘言尚友太極法堯而蹈舜矣則聖政之書何容心哉然而寶章玉册布濩之典儲於三宫廟謨宸斷温厚之辭施於百辟而詠歌休盛摹寫功德之人又徧天下至於中原之故老蠻貊之君長懷好音

歸大號者家有其說國有盟載也豈惟史臣將夫人能記之豈惟今日將後世亦能記之則鋪陳彙次以作一經蓋有孺子弗能抑聖父弗得辭者焉矧惟菲薄膺受重寄蚤夜震懼何以嗣服對天之休亦越成書是訓是式率舊因餘庶幾底乂是用申命大臣總領衆作起初潛至於内禪掇其最凡得六百四十一條為五十卷一言一動皆足以經天緯地垂裕無極猗歟盛哉昔者文王演易周公繫辭父作子述臣竊慕焉於是親序此書

之意以附篇首上之慈庭副在禁中紹熙三年十二月二日嗣皇帝臣謹序

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於桀紂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

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勿通諸侯以
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
服世一見嗚呼偷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
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
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懐也文武
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
劓刖人君臣相勑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旬時至於
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

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

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其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剩員甚者汙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外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

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靖康社稷邱墟生民塗炭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如此

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序

本朝國書有日歷有實録有正史有會要有勅令有御

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謂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為成書難以觀覽今略依漢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温公司馬光稽古録與燾舉要撮取其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革於下方夫學之為王者事非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不忍捨也誠能

考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成敗效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略通鑑如羣臣奏疏與其他言行與一時詔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即不抄録或見於他書實係治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其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小小違誤亦略附著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為之

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有異於省察也

分韻送王德修詩序

右松風軒分韻送行詩十有四家趙容字叔靜翁珽字處度魏譓光字益之王自中字道父徐誼字子宜項𠃍中字子譓陳直中字順剛潘雷煥字省之徐宏字蘊之蔡幼學字行之潘霆字材叔潘倩字尚之張東野字孟阜鄭志仁字能之子宜省之行之皆與德脩為同年進士諸人或與久故或相識或不相識也能之與叔父伯

英字去華則以故龍圖先生嘗客德脩於宣城去華方衰麻故不與分韻事林淵叔懿仲沈李豐俛夫後至別自為詩予出韻亦不在分中吾鄉風俗敬客而敦師友每一重客至其人主之鄉里鄉黨知客者必至不知客知其人者亦至往往具觴豆登覽山水為樂閒相和倡為詩致殷勤或切磋言之於其別又以詩各道所由離合惟惻之意與無相忘蓋其俗然久矣而未有盛於此會者豈不以其人哉嗟夫吾見為此詩者多矣去十數年

復閱而問故焉則名字湮沒有不知今安在者幸不湮沒則流落困窮希得復合不湮沒不窮困時得復合而以勢利變故交不終者有之幸皆不至此然而道不行功業不著家人婦子抱其遺牘私相以為好而天下無考焉是皆可嘆也已余既賦詩又序諸君詩苟吾德修與凡在此者深知其可歎如此則余尚可因以不朽云

夏休井田譜序

謂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

不得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於世鄭經生志以為之傳焉耳於其說不合即出已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興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禮然徃徃抵梧至本朝熈寧間荆公王安石又本之為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為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竟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

是二者至非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碁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

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迹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謬嘗試者復大謬乃欲一切駁盡為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

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於理矣夏氏書成紹興間嘗上之朝已而流落久不顯吾友樓大防訪求得之於治永嘉之明年刋之郡齋大防博雅好古而知今吾所謂取其通者去其泥不通者蓋其人與則不但此一書而已也

丁端叔南征集序

端叔為中都官余以太學諸生識之別二十年余丞之

桂陽而端叔適守郴端叔誠少余三四歲然其官達久矣之官適同時由浙東西入湖嶺各行數千里至之日皆以歲除是歲苦寒多雨雪毎所次舍顧見妻子慄慄無人色輙為之嚬蹙無聊而端叔又將毋起居飲食一不得如在浙中時及讀南征集余浩然歎曰異哉端叔之過人也先是治安豈以最閑直祕閣尋徙知盱眙盱眙今要地非有氣力者不能得端叔闕以選得之何其盛哉而竟徙郴亦左次矣余葢晚得官自丞三山起家

為桂陽視同年進士最幸先達以余幸甚而之官時會天苦寒常戚然於妻子意所不釋往往欲為詩輙語不佳止而端叔官達早左次如此且將母適數千里外乃所過山川仙隱之居皆為賦詩和平無咎言讀其詩知其奉母夫人甚樂也至於忠憤悲壯亦皆有為而不自其已出余不能知端叔藴抱與當世公卿大人短長高下如何以其遠過余以是為過人也端叔豈但是過余哉桂陽蓋郴一舊縣每事稽郴而後行大抵郴令達四

境余方治文書模擬其後而又終不自滿余數數為賓客僚友言端叔才可任大官世未有知之者余知之顧言語不能動人雖然著之篇端以私相為好是則不得辭也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為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録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

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巳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巳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巳自天子至大夫氏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繫書是巳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

傳之歟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闕二字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誼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衣葡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為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嘗有

事於四方其大若豈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爲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其國事若干其事書其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若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閔左氏史與國紀畧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爲之序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右張園送客分韻詩爲常信二史君作也士立朝則相推先去國即相懐不忍別此豈直私爲好哉而關於當世之故矣蓋聞吉甫有大功於南征其來歸飲御之詩自謂及此者張仲孝友在焉爾逮其季至采蕭葛一日去君側凛然有三歳之懼周之盛衰余以是覸之石侯叔訪黄侯商伯同時丞太府皆以欲便私請於朝二三大臣輙留其章不上繇侍從下曁館學之士茍見諸公

亦輙止之曰奈何使兩賢去也而侯請益力蓋久之諸公信以為靡他於是始言上上重其去為擇輔郡纔需旬歲之次而叔訪得信州商伯得常州然合朝方憮然不滿飲餞彌日相與咨嗟歎息也最後同院若同僚若同年家又十人餞之張園兩侯之賢天下識之今其去徒以欲便私無毫髮意不自得且旬歲間為善輔郡行矣還闕可朝發夕至也視前時去者甚寵而同朝猶不忍別如此嗟乎立令之朝不謂之遭時耶十人者會稽

黄文叔清江彭子壽章茂獻永嘉薛象先蔡行之蜀范文叔臨川曽無逸章貢李和卿東萊吕子約與余也會張功父致地主之意亦分一韻余不獲在分中故為之序

義役規約序

古者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非其俗然也周官之法四閭為族八閭為聮以役國事蓋自五家為比家一人至百人為卒是四閭也其必以八閭為聯者役者半休者

半也役者給公事休者相與治其家事而又有羨卒有
閒民以借助焉故其民相親睦而不病於役今天下上
無橫斂下無繁征而民極困於保正長則以保甲催科
之故也民不能堪雖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久矣叔伯
兄弟相訟以避役非其願相讎也勢使然也雖勢使然
而非其願相讎之心不泯於是義役興焉義役非古也
而有古人之意何也古者官以義帥民使之相親睦令
也民以義奉官而私相親睦其政則殊其俗不可謂不

美也假如自一縣一州轉而推行之至於天下盡然則其俗益美假如上之人有變通養兵之道而催役錢可還以予民則其政尤美故夫義役者未必非復古之漸也凡古之美事其初類自人心起耳吾都不過四五望族凡慶弔問報之事大抵相好而又家務為學人務省事其俗甚厚獨時以役訟失懽一旦會集割祖以行仁義各以力厚薄無勉強不得已之色余故序其規式備道其善以勸其有終焉

謝李澤正事韻類序

始余見李澤於外舅張氏與諸丈人行論事不下氣於州縣吏長短時事當否輒誦言之無歠則謂李澤但悻直耳久之見其姻族急難不得李澤議不決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具於李澤又久之州閭至委巷每事不可無李澤藉其力者為多也李澤雖不愛其力至意小不合即以語侵人或強隨和人意亦戲笑詆含譏誚初不以吾有力自喜見毫髮德色而人亦諒其靡他不以

為怨余然後益知季澤孔子恥巧言令色足恭思曾狂
士而惡鄉原葢自周季士大夫貌勝而質衰氣早而辨
盛孔子亦既有感於此矣居今之世得見如斯人者吾
固有取也嗚呼今亡矣此書季澤所著其家學長於詩
禮頗欲有所論次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旁
訓故學者易入焉季澤游學校登進士第調台州司戶
高郵軍教授以勞績薦改秩知福州寧德縣未滿歳卒
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也韓昌黎嘗言註爾雅蟲

魚非淼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悲李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云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謝懷英老子實錄序

懷英嘗為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脫儒冠去為道士以其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為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摭拾詮

次無遺謂之實錄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家者儒者筮仕即不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騁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夫人推尊之願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為道士則此書將為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說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且必與戰國若漢封君

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孔氏之子孫輯所逮聞作家語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羖羊楛矢稍欲以夸大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取也然則使懐英幸卒脩學不去為道士將為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騁其博如此余是以歎息於懐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為序云懐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

送蕃叟弟赵江西撫幹分韻詩引

蕃叟入江西幕同餞者十人林宗易自牧沈仲一徐一之朱穀叔及之黄敬之余兄芊叟分韻賦詩其亦在分中又為之引宗湛弟侍國風十五篇為别作者居大半道其所歷山川辛苦之狀僕馬之病而止於禮義古删詩取焉騷人多怨誹自騷以降無譏焉爾若夫大雅之贈别則異於是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懐以慰其心此所謂治世之音也十人者之詩雖工拙不必論

要皆歸於和平而無恨余是以占吾弟之將有所遭而并樂吾黨之能易其心而後語也是為序

孫子發微序代陳顒剛作

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子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權譎儒者輒擯弗道間有好其書者又往往為之章句訓解夫兵事尚變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有司之試端居深念今復歲矣蓋所觀六經

孔孟二氏之遺書由漢以來諸儒發明之者畧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閒讀十三篇尚多餘意因以所聞於先君子與渡江諸將議論兵閒事與已見推武之説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聖養晦於外而拱手讓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懷安顧恥言兵然則余是書亦有為為之也

止齋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二至四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徐秉文

止齋集卷四十一

宋 陳傅良 撰

題跋

宰臣以下跋御製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須而不能以同時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寒穹壤威聞讋蠻貊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

揖遜之美薄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為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册昭示無極爰命史臣裒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來上親灑宸翰攄發睿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太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鉛槧之流又以為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為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萬世由此

觀之虞舜雖極治嘗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矣
蓋追誦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
立言自相發揮皇乎懿者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
次舜之事以厎豫於孝遭人倫之變也以子賢於公
因天命之改也惟我壽皇之事高廟係及五福彌歷
三紀雍雍穆穆略無間言曾未倦勤脫屣萬乘授之
主鬯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間視舜
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

藝之缺矣臣以非才待罪寀事適董攸司與託不朽
而藏之禁嚴未爲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
是百拜稽首眛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垂來世而
又百拜稽首髣髴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常丞兼
國史日歷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穎著作佐郎臣
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有開臣黄由秘書少監
臣陳傅良左丞相兼提舉監修國史日歷提舉編
類聖政

跋皇子嘉王賜𧹞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間佚啓行有期輙以白金百星聊充𧹞儀輕涗為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激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悟是日午皷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閤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數奏反復久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

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上賜鱸金恩出意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朝善黄裳有加是冬急召入講上數從容語臣所藏朕字畫盡進來用寶如生辰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而臣罷去樓鑰高文虎就櫬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收自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櫝藏不敢參示一昭回之光以震耀天下

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右傅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阽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隳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

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王錄小善嘉規益之意傳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右此序䟦真蹟久尋不獲故前䟦賜金劄子深致歎惜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先生子師轍歲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官寮皆出遴選嘗逢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

酌黄裳次酌陳傅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視之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敬請所以謙賜之由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跪謝而退龍飛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没傅良奏請以御書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鑰侍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

臣大畧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絶臣為之聳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為警戒者舜皋賡歌世但以為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

以為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傅良能發

之臣於傅良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刋之

傅良曰今既刋宸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

目眚當竢小愈曾未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

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稿於其

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師朴求跋其下將碑

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

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

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賡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　闕
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臣
樓鑰

跋歐王帖後

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葢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隕涕

歐公以嘉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出知益州逢原遺腹女是生吳說傅朋傅朋嘗通判永興以其母念逢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養志堂焉余悲逢原無後併著於此

跋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横槊醉稿余讀已喜薦

伯慷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矻矻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鷹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退秦於魏唐之後繫豳於末畧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鄉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

題石時亨所藏吕真人畫像

他畫欲作塵外想類多輕揚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老
予微笑曰得之矣真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
壽與他畫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間掊擊畧盡蓋割然似庖丁
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
幾尚費若干年耶此事殆非強博能到
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

文帝方從代來齊楚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朱虚侯功最隆及賞最晚帝意亦畧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編葢干時云嗟夫生豈干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舛其序必有不相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輙不書不宜書輙書是其咎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温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藪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啓口葢有譏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揚子雲合自今觀揚孰與孟子子雲博極羣書顧不見巳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葢晚始授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

顔子不貳過論殆是惝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興古道不行之嘆

黄巖張君之望持所為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與否僕固辭張君固請僕末學耳豈足斷此書厚意不可虛辱輙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姑以見惓惓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徙福清主簿趙君餘慶丞長溪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宰李君宗思來請主簿長溪宰李君遂夫又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速致郡中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懇訴其老矣又位

所以發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珎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絶出衆作眞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脁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静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靈潤廟賜敕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産父子孫兄弟多族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逾久展

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糞瓜菜尤恥為人隸飢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為約蓋其俗朴近古然也然拙而惰農耕器絕苦窳犁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耨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漑注之是為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轆轤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並山同為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穫每旱即立視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羣巫鼓舞象龍或

燃指以膏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於龍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内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輙禱無不應今夏旱凡民之祠事且遍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摵摵有聲雞初鳴至青蓮寺為位望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熟吏與民德侯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敕黄一道於掌故仰惟國家為

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摹之石某為長吏不能履阡陌為方略教民治田而徒干神之澤又以窮自歸於當道連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以免歲月矣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桔槔法下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瀆神益永尊事無怠故因對神之休與國家所以褒大之者并道其土俗善否為勸勵著之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亳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代魏公所謂丐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覲書欲會元憲於河陽二十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沖之相劉自叅預即領唐書故催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豫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州是時龐莊敏自永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綴中書門下班公有此月二十三日書云

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來成都於是還闕公言莊敏引歸不决元憲乃圖任之漸明年莊敏以築堡事罷節鉞元憲復兗樞務真見事之談云

跋晏元憲公表槀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偃丁公度張李晁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文擅一時諸公所推遜歟欽誦遺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責僞楚書

余嘗手抄建炎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華復士大夫名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珏皆復用劉至位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城之禍子昉以募義兵見囚范瓊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暴白如此豈無人哉而皆誣陷於群小嗚呼悲夫

跋趙延康詩

余既於賁偽楚書後著公行藏復見所為詩嗟乎劉歆李白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為公道也

跋温公與邢和叔帖

熈寧間温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温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棊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紹聖四年公為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中丞無盡此帖皆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昔令人起敬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為忘年交謝趙出也為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徧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徧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為訕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為黨豈惟諫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久因與子厚得公遺墨遂書其後

跋胡文定公帖

浙間人家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為兒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

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鋟板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過士大夫家輙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為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間何哉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集卷四十一

止齋集卷四十二

宋 陳傅良 撰

題跋

題仁皇所賜飛白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今見飛白家刑政二字又以嘆散落人間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贓吏理財至於弛茶禁蓋

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䟽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跋蘇黄門論章子厚疏

余每讀章氏論役法劄子言温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嘆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黄門諫疏又未嘗不壯其決也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予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為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黄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為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黼為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

陳傅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寘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嘆息余性不善書故不復贊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余不復道曩余守桂陽歲旱流言往往以郴桂間民略死徙矣祐之時在

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蔵猷閣潘公德鄜潘
公下其說兩郡葢甚侵余與丁端叔也余二公頗恨然
忌幕府不敢白已而識祐之廼佳士耳余既相得會它
郡巡檢下軍人稟不繼屬祐之即其廬勞苦之天大寒
彌兩月雨雪没馬股祐之崎嶇行盡屬郡得軍中人之
心以歸余方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
其人茍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為口過茍不便於身雖忘
言可也簡穆公為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道人為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處吾求晦翁之字請書於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周伯壽畫猫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躑為戲而不捕鼠余怪而問人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所藏畫遂

書此語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往時從常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十百卷竟帙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為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以余之不能手抄一卷書至愧於徐夫人而或者輙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温公遺玉壘聘君詩

熈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夫稱温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為人可知已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熈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余頃見世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續一編慕用之廼今得聯事湘中聞其世又竦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産經

宋永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為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

寺中而信翁亦肯來過余宋伯華伯潛兄弟衡陽賢者也一日見信翁於余座上驚嘆至未幾何從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思洽雖有它客亦强之與坐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年一見過余不敢留也它日行郡得疾倉黄還廨伯華以告則信翁亟來日視醫藥及稍愈廼去以是益敬信翁蓋有道者信翁能説易論語及内經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刊所輯産論

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蓍蔡之見者耶嘗袖此稾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類此

跋曾文清詩詞後

余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躬游甚久憶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尚亡恙生日當為壽余與髙炳

如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
夾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帥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
遍飲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覩也今見文清往還兄
弟間詩詞又為之嘆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

等

季路為余言此藁得之京没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
矯誣君父以欺天下光焰塞穹壤矣豈知遺藁在官所

斥責之録哉然自赦罪攸貫而京佚罰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貫尚足誅乎

跋蘓魏公百詠詩稿後

余嘗慕魏公之為人今見晩所自叙百咏遺稿非獨其人品殊絶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余於是知慶歴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自三經之學行士以師心自賢不能降以相從而風俗日壊其流弊何可勝道追想前輩髙山仰止龍

圖陳公諱從易曾胡田楊四公者諱公亮宿况偉也楊以慶歷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胡以五年相繼為學士云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畫哉余嘗聞吕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為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余與伯恭父有為言之也今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

語事甚悉蓋雍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余少時方省事無垢來為郡守聞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淫雨害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馭足來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淵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旦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閘者堰者皆已決捕魚蟹箄笱凡可以梗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

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為世用以死其不為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跋葉正則所為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淳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銜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為之書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與院牒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月賊朱褒陷温州令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寧海軍使繫銜攷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静海軍令

軍使錢者元璀也蓋是歲從元璀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為前輩行余壯時從薛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為余言道雪菴為人由是定交直龍圖閣鄭景望將造朝與余遊鴈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叢林以書來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瀾堂雅聞定叟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行為天下第一益相嚮往余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十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决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為尚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

而賞典視它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叟尚書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令余書四益碑後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献公王荆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兖宣獻相繼請上親政亦出守亳意此帖為文正發也荆公熈寧五年帖運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太子中允權發遣永興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

農言近詔天下出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它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二分寛饒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荆公嘗有悔意故農寺敢白上耳餘詩帖不能詳其歲月良愧該洽

跋朱宰所藏竹石

余苦不識畫獨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玩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逼坡仙愛賞不已於卷末得蔡子俊薛道祖二跋皆藏畫名家余幸偶

合爾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孫介不見朱氏畫史孫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傳彩為工此畫亦然介豈其家學耶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吾友林大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也公諱頌字雅文薛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

累數鉅萬而不及仕令衣冠蓋貌工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勢以眉壽終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同年生而强健過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

跋姚次韓所藏其祖闢修禮書堂帖後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若實儀藴曉同定刑統而世但稱

可象司馬光趙彥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但稱君實
蘊洵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
浸久將失其傳令人太息令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為溫
公撰是已鉛槧尚多湮晦況於事業尤可嘆息如研論
事物顛據於口耳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
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跋黄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如

宗醴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迺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之它人與曾納部鼎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章凜凜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跋吳興陳籛芝草圖

頃桂陽廨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為祥掇視余蓋怳然嘆芝之不遭也明日故枿復吐三葉紫質黃緣飾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輩謹視毋掇

取逾時色爛然不敗今覩陳君繪芝為卷自内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所自來不虛得又追嘆曩所産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耳芝嘗遭嘆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跋樓大防重屏圖

右重屏圖其一圖薾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為自傳無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知

之者王君明清濁以所嘗見廬山祠堂其夜並圖書像謂其二人為李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為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著如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跋孟蜀王書後

余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世英主而昶以偏方通上國方哆然自大其語多諷刺不遜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顧以文詞取之

何哉

止齋集卷四十二

止齋集卷四十三

宋 陳傅良 撰

策問十四首

問以文詞取士而病其不以實學應科雖矣唐之科目繁密已甚然兼采譽望不專決於一日之藝猶少近古國朝雖視唐制加詳而祖宗盛時蓋有自藩邸熟聞其人已逌定為進士第一而大名舉子尚以徳行自相推先國子監嘗遺進士有司尋復懐賦上殿詔特取試禮

部蓋有唐之遺風焉賢公卿大夫率於是乎得之粤自一切任法而槩以繩尺之文雖有茂材異等語不中程輙弗第録繇是場屋始以綴輯揉熟滛靡之文相師而士氣日卑議者病之逮以時務發策以求實學要之不離於文詞胡能相遠周漢之制誠不可卒復伊欲尋祖宗之美稍寛學校貢舉之法以漸復唐舊宜不甚難施行而難者咸曰世闕益薄人益不足信將以私意撓公道不備法而後可夫自鄉貢不得以待闕官考試日者

銓選又增委保之員而國之貴游子弟將置別頭若是
亦已察矣於今士風何所損益諸君其各誦所聞焉
問議臣以太學補諸生羣試者動以萬計故改制以約
之以天下間歲舉子之數百取三焉謂之待補蓋其嚴
如此而邇臣之請迺欲博訪勳賢之後淪於編戶者皆
得附試胄監如國子生夫均之為士也禁其為舉子者
而開其為國子者何哉且禁其為舉子者固曰將以抑
競進也以今閩浙諸郡誠不可不抑然往歲邊郡復言

二廣之士率二十餘年赴春官者累數千人而上第者
不能以十數方欲尋漢故事以戶口率別路以考之以
示優異夫均之為舉子也既抑內郡復於外郡加優焉
何哉閉其為國子者固曰將以勸世族也欲其知學誠
不可不勸然近制自在京釐務官不得以緦麻親附監
試甚者雖公卿大臣去國逾月則子弟不得補國子生
夫均之為國子也在於昔寛之而今者顧吝嗇又何哉
上方嘉與寓內之士共成治功而有司選舉之說不勝

異意且均一之政何所彼此苟無旌别必且猥并二者之論未知折衷諸君其切磋究之庶有合焉

問漢兵制皆秦制也自遷固諸史云爾夫漁陽之事秦效亦可覩矣而終漢無驕卒之患何歟將隄防之禁特密歟田家子至不識尺籍五符而發諸侯兵或有非虎符驗者其隄防果有以過乎秦否也或者縣戍之法簡以便歟以淮南地遠往來中都者甚苦西北邊郡五尺以上不得休息吾未見其簡且便適若是然也不然則

餽餉足而賞賚之優歟塞卒之糧戰士無禄上功幕府輙見繩於文吏蓋當時已病之矣又不然則士安於將素有以撫循之歟觀漢諸將大抵臨事輙置不聞其兵久隸焉者也抑有甚惑焉宰相之子不免戍邊而故二千石將軍都尉猶給軍賦亦甚亡等矣而士大夫不以觖望又何也積是數者非制之得然則果秦制也而成敗異變豈獨幸然耶不惟士然凡漢置將奪之軍可也廢之可也累功不封可也甚者誅放而卒莫敢握兵於

境負固以要上何因而得此不惟邊將自京師南北軍諸城門兵屯一時典領位尊寵渥幾震主之威而亟拜亟罷無一人愠恚裴回而吝權者又何道以馭之歟蓋聞光武之興罷都隸升尉職削功臣之權而省材官騎士不置所以為兵慮詳矣東都顧竟以兵弊無迺潤略者善而二者拙耶方今養兵甚厚而屢驕將帥無顯功往往富貴極矣而意不滿上恩視漢有加焉而無其報厥咎安在願與諸君商漢氏之得失而悉數之以推見

其明效據古駁今將於是乎取焉

問漢理財稱蕭相國而史佚其事夫巴蜀之饒武帝用之西南夷矣悉租賦不足以更費至以都内錢續之均巴蜀也而相國以饟東郡數年無乏之事關輔流民往往就食其中其計果安出歟然尚有可解者曰武帝遠輸耗耳諸葛武侯又用之關隴出師曾不過武功木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輒不繼夫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過而武侯迺若此其訣安在方漢初定大敵九國居天下

大半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五郡列侯公主頒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自爲私奉養外纔十五稅一耳而治宫室建城闕講朝儀調兵山東無虚歳迄無經費之慮武宣以來諸侯之地亡慮多削入漢一日省酎奪侯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户賦入視曩時絶遠甚而用力益勞征筭日益繁亦必有故矣元狩元封之間天下蓋多事矣始元以來號稱富實宣帝蓋英主也一時司農又善爲計而西羌之役大司農錢輙不贍於用甚者

請糴邊糓百萬斛不能具何直若是廪廪也方今版圖西奄岷冡巴蜀之饒自若也北界淮濆嶓漢之陽東薄於海南亘番禺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恭惟祖宗盛時關河三邊宿兵迨五六十萬大抵倚辦東南為多今戍邊之衆闕與河陜而東南所入視舊增羡計臣顧以日月為憂葢嘗推漢之所以羸縮而不得其故且於今重有惑焉願悉陳之如欲曰得蕭相國者而後可又似迂濶不切於事情者矣

問風俗與世汙隆其所由來蓋非歲月之故矣周漢之季可謂俗弊漢興經營四方日不暇給其教化未甚明其學校未甚興其公卿大臣多出戎行而學士經生相與講明者尚缺如也秦氏餘習曠然丕變髙者光明碩大可以任重其次亦篤厚忠實烝烝不至於姦下逮甿庶莫不自愛重於犯法自唐衰及于五閏俗益大壞藝祖龍興曩時機變傾覆嗜利亡恥之風一旦銷磨無復存者文武遺烈可以燕及數世嗚呼盛矣以余論漢之

澤至於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而本朝之在人心者雖鐫工不肯附名黨錮之碑三代之盛庶幾焉夫以三代積累漸磨之功深矣顧成效若彼未聞以大敝積壞之餘曾不必世百年而興起若是易者是則何道歟豈所謂今古之異事半而功倍者歟誠若是聖天子當宁慨歎以善俗為問十餘年于兹矣而未覩其變則其咎又安在歟諸君試跡前事以稽當今之故本末源流必有可指陳者矣

問以當世之治亂成敗考論古今之士畧可覩矣春秋
之季晏子在齊叔向在晉蘧伯玉在衛季札在吳皆賢
士大夫也然浮沉自愛無所能發明功名者申韓蘇張
蓋戰國傾覆之徒耳而富國强兵所試輒効此其故何
也漢自元成以來士習偷墮視東都節義有愧焉及觀
亡新之敗寇鄧耿賈之倫拳拳於漢卒復舊物三國鼎
分則散為曹吳之役者不可勝數其不忍捨漢者諸葛
亮數人而已是何節義成俗而識所嚮者滋寡也唐襲

八代之衰歷房杜姚宋不能救也詩至李杜文至韓柳經術至啖趙庶幾乎古而唐闕衰矣內則朋黨外則藩鎮皆一時之俊何没没也將所謂文與政通者非此之謂歟宋興七十餘載百度修矣論卑氣弱儒士猶病之及乎慶歷始以通經學古爲髙救時行道爲賢犯顔納說爲忠嗚呼盛矣然向者丁寇吕范之朋黨興而復熄慶歷以後則朋黨遂熾而不可救而世故亦非向者之靚矣豈論卑氣弱迺所以為盛時耶有司惑焉願與諸

君訂之

問恭惟主上嘉與宇內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吏不以年勞不以等級庶幾學士大夫洒心自奮行有歷年而齷齪守文之慮未易於是順考祖宗之憲闕二字流品不著左右所以弁包無容德意甚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時尚安須耶仰惟前朝訓迪在位雖無察察旌別殊異㮣其式程陟降抑揚厥有微旨願與諸君共紬繹焉以備掾擇迺者改秩有雙轉有細轉均之入寺丞監丞耳

或自大理或自衛尉均之入員郎耳或自屯田或自虞部於是有帶館職顧與試銜等者有以兩使職官顧與判司簿尉等者艱易不相絶也今將比而同之繳迺者循資或以四考或以五考或以七考蓋淹速有如此者今舉不以日月爲功繳迺者任子有銓銓有限年今得例從調繳迺者特奏進士蓋或隅郊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第之矣今與正奏槩無所齟齬繳迺者堂後官流外雖有髙爵位不過郡丞佐令皆可以践清要繳迺者

以贓免叙復若員郎則自水部以轉與他官特間然今清雜之庸若無罪然歟推本九重之意所以為是混一流品弁色無容蓋曰勸士焉耳有如一遵舊章清濁畢見無乃非所以爲勸歟但曰勸士毋以見清濁爲也或者非順考祖宗之成憲歟然則如之何而可

問古者詢民於射以進士由是而擇於澤試於官而得爲大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於天下日者聖天子深監文弊采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上無

試之射文武官自五品人錫緼射於禁囿稽之往古將宜於今四方之士亦旣靡然向風矣蓋聞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具文云爾用之戰鬬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是故升降揖遜野人莫之識佽飛射聲之伎亦不於經生學士取也今也不閱於田不習於鄉校而徒試之廷得無若具文然者如必曰閱於田習於鄉校次第而後至則井牧鄉黨之廢久矣或曰雖難卒行盡少近古故事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有弓箭社得古

寓兵遺意而取士無與焉宜舉行之頗依漢選六郡良家子爲郎之制間歲大比以秀異者上之於春官春官雜用今武舉法既射然後科第其文詞於是而試之廷高者試補吏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試官亦頗依漢選舉法有賞有罰若是則庶幾乎古或曰士文勝久矣必且失業或曰民未知禮而閑於武事將有他患然則古終不可復歟諸君幸相與圖所以稱明詔之意

問春秋以來楚之卿材晉不如也而越有君子六千人

東南蓋多士矣說者顧曰漢以豐沛功臣定天下唐初人物并汾居多熈朝慶歷元祐之盛大抵關洛諸公卓有聞焉而東南之士功業不槩見於世何歟吳中子弟荆楚劍客宣潤弩手班班見史籍皆天下勁兵處也蔣置都尉九十而九江臨淮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且他復缺畧唐府兵六百三十餘所江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之關河三路夫苟欲强兵者必在西北豈其民亦不足用歟九州之險捨河渭則江漢淮海

矣而山林沮澤之多至荆揚而窮用武之國莫加焉竊
迹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分之吳魏五閏之周唐成敗異
效廼若彼夫形勢抑豈獨弱歟自昔轉輸之富曰江淮
最而鹽也茗也香礬珠貝之屬也視田賦又數倍世所
謂財貨之淵者方今擅有之矣比年大農之用㕓㕓無
乏夫是數者之利自若也又何繇若是然歟儒者實知
務才之不競兵之不銳形勢之不及財用之不繼務孰
急此者而但曰勿講舉而咎之東南之故則何貴於儒

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況以四海之半又況古人有用之如前所陳者矣豈曰
不可願諸君疏其方畧以告

問古者重戎事宜亡一闕而舟師不槩見於經何哉舫
人習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
水戰云然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𥝠周制徒出於井馬
出於邱車出於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為之假令有舟師
豈徒無所取給歟而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

亟用之矣伐兵之役楚舟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闕掩以井牧之法治楚兵賦車籍馬而舟楫不與夫舟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出歟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繼此累見豈其取辦於倉卒之間敺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越固澤國也而可以水戰僅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盡習歟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爲東南之長而類以得志何哉漢於邊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

止齋集

且算賦漢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算錢充貴歟否則未聞也案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夫水處不但廬江郡而已也他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治船艦於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零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類有之豈其非在官之船故無司存歟不出於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取辦倉卒閒耳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船士二

十餘萬人以擊南粤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水居者斯其爲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栰不以倉卒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孰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黄頭班班猶見豈尚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畧不著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戍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推見誠無足云者至唐制府兵於樓船未有處

也然而荆襄總管兼統水陸鄂岳出討大闕步艦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江海要擊其備嚴矣間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王旅漁賈無擬發之常州縣有乏興之遽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彰或被其患伊欲以鄂渚之戍施之沿江自荆達揚許浦之戍推之沿海自吳達閩聯次比伍輯以軍政使之大小相維遠近相及而稽之周漢參之楚越按之梁唐之間靡有成憲且夫治船置卒多糜官錢胡能贍之一切科

民則有不忍儻曰國家暇時姑置勿講卒有檄發閩浙騷然尚循舊貫財戍要津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安設施幸諸君察察陳之毋徒曰道德藩籬將安用此

問昔者大禹排淮決漢導三江定震澤而荆揚之患去方今淮甸爲國藩籬震澤近在股肱郡言水利宜無先焉蓋閩毗陵吳興之間淪爲沮洳者皆故墟井聚落也桑田積多征賦積减說者頗咎漕堤曰禹迹三江僅松江存耳自堤作而江不足以瀉湖緜是歲患滂溢宜決

之便是說則然矣顧今行都北門堤居孔道芻糧銜艫可以坐集他如商旅之湊傳之速使聘之便捨此闕無由焉朝而亡堤數者夕告病矣如之何況沿堤以東放于海斥往往桑麻沃懋利剌彌衆卒然隳壞怨讟交作如之何往者范文正公欲疏瀦浦以就松江之流蘇文忠公欲立千橋以通漕堤之壅儻可行乎雖然當范公時曾未有堤也殆不可與今同論若曰千橋橋成堤潰則患在數年之後與在旦暮何異未見其可也或曰六

朝都建鄴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崗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崗之東下荆溪道今蘇湖二州間所謂下塘者可以徑度設若無堤漕將出此雖然曩時都建鄴惟便漕斯已耳今都臨安匪直為漕慮也假令萬一有疆埸之事長堤七八十里真所謂枕席上過師者廢陸而川是內自阻而他患且如故又如之何闕堧陂堰不可勝計卒難徧復其不可不復無過數處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於是因田以

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為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逕也欲阻北道要無易此頗聞今茲豪右之家名田一畝占地數頃阨塞類有主名矣何從而得之强之而歸縣官耶必紛然其擾不忍强民則地勢不比民居不聯而可以屯田者未之有也或曰更以他地否則歸之直夫冒地以要公上俾民之利也為國而利俾民奚

以爲政若但曰官治陂堰俾民自耕土曠人稀終為棄壤然則又如之何而可鄧艾之迹杜預廢以成功何敬洙復以貽患夫豈皆不足為耶事有召禍法有起姦自昔病之矣淮浙之間而水利不興焉何以為國徒利之興一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磋究之有司將擇其中焉至若江漢以南嶓塚以東凡見於馬遷之書班固之志桑欽之經何者所當修理科鎖條畫世所論著若白氏之記六井曾鞏之叙鏡湖單鍔之論西浙何

者所當依用倂幸毋畧

問仰惟本朝至仁宗盛大仁厚擬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極人物之成具在其時是何其盛哉蓋歷年過於文景之相繼而事業何止淳樸無他而已彼好治之心不宏如賈誼董仲舒為諸侯傅為博士無事功可述也仁宗朝士由一介恢振斯文卓然配古者四方相望而不世之賢能大用顯叙與夫彙征于時衆矣慶歷間屢出手詔開天章閣鋭然以天下事

責成大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為無大功者而韓公范公富公獨當建議又收用端闕增置諫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按察抑僥倖去冗食謹入官選將帥之類韓公所疏非一至范富二公俱條當世急務如取士安邊之要減任子革磨勘謹赦令厚農桑擇守宰易監司數事而范富二公有所條相類而所條畫不同者又欲參其所長大體三公所陳汲汲於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弊也浸以施行矣而醜正者闕去之他日所以委寄二

府賜給筆札體貌不殊倉猝固或未足數而不自同於諸生對策者其歸而條上亦有可言歟此其尤著者班班上下若近若踈所以為人才之盛皆可考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凡目而緩急細大係焉顧以獨盛之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或言者備陳之將以仰禆今日大有為之治毋易言也

問治亂廢興之故數千載間其既有聖賢之效者所不論矣自餘豈無渺然長思放言而太息者要皆謂成康

後無善治周孔遠無正學其志往往磅礴宇內而求一世之盡從吾說而不可得也然至今獨以孟氏為是其果然乎彼荀卿於制作之原富强之效視帝王六經所論無一不周揚雄雖不如荀之詳也如梲革斷鞠所以諄諄於唐虞成周云者意亦獨至自餘有師說家法者陳經制長策者俱非魏晉以下所可及王通謂可以再造彝倫而悲末世之苟道韓愈推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雖然愈則曰孟氏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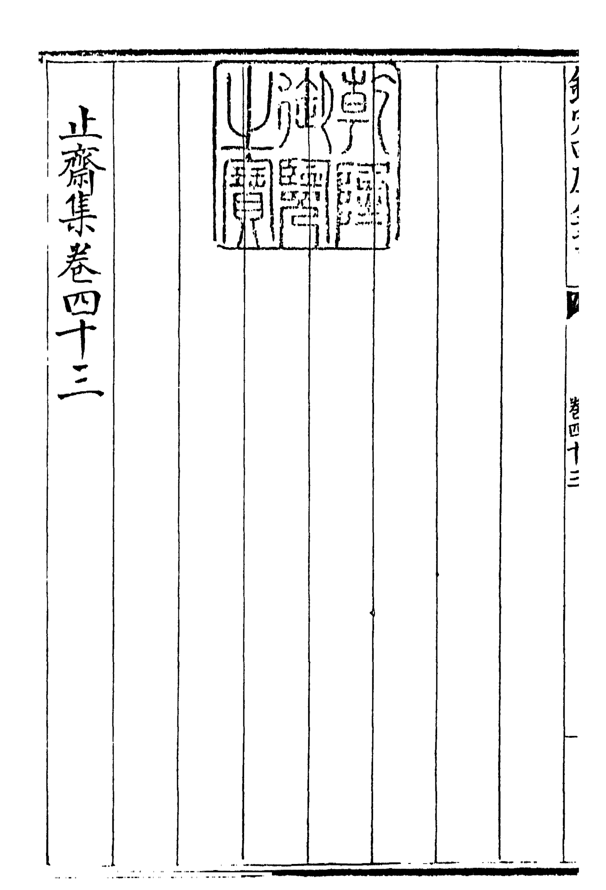
不得其傳焉自是舉世同聲和之顧豈無人哉抑孟氏之名已尊而人不敢異議也果有所見哉此不可因人而言也本朝歐陽公之門學者方盛尤善論文學政事恥一事物不知泰山徂徠間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師表湖學胡公尤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效號為學術尤備汝南周氏二程先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遺言至今日世亦户知之矣雖然成康周孔之後道術為天下裂治效泯然不知由起之故所謂渺

然長忠放言太息歎世不過幾人而論議顧不復有如孔孟之一籍彼荒唐之鳴長短之說如昔日之甚不知學者何所取爲不闕之證以敵異端歟今而曰伊雒云也自周孔以來寧獨賢歟其間作者多矣若貌敬口是因人之言則非學者矣彼其曰治國平天下物有先後也致知格物云也篤恭而天下平也無實可議無證可考夫作王制議大事儻幽冥而不知漢儒且深病之是其所論尚未周歟雖然彼其考古今精矣而顧多論大

體何歟其有得於古今之精所以守經遭變者可得聞歟若是與孔孟之傳無一不相似也則委吾心布四體以求聖王之奥可也若不能自信終身悠悠於一二之見則如昔之作者皆罪之書不云乎九川滌原四海會同願歷考作者相與輸中心而講之毋徒游言而已

問周官六典各有攸司而其間錯綜不齊若相輸而不相次何歟司馬兵官也宜凡夏官之屬皆介冑之士師田之役也今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而隸於

司馬且夫掌羣臣之版與介胄之士不可以同僚也正
朝儀之位與師田之役不可以聯事也而周官顧合為
一無乃非其倫乎豈以為折衝俎豆不過闕庭之上乎
不然則必習於賓贊之儀而後可以治軍旅乎或者以
為是秦火之後簡編雜揉然也儻以為簡編之雜揉而
今制右選之士言事上閤殆有若周官之遺意則又未
可以咎秦火矣其推原古今設官分職之本詳著於篇



止齋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東膺遴

止齋集卷四十四

宋 陳傅良 撰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繇慶歷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為盛久矣廢誰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可以横經於粲周廬可以肄業共惟聖考侈廟貌之前觀顯允賢侯輯儒先之善美事闗風俗歡動州閭斯抗

脩梁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葦通壁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

朝宗西峴首葱葱雨露低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合

有鳳凰棲南一曲清江與地叅鶩世文章曾不露横

塘居士府潭潭北閩粤群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

人能以功名留翰墨上閶闔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

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訪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

生不識干戈長得兒孫皆爾雅

伏願上梁之後群書充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漂揺之患燕及胥祚皆山河磈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共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某質薄氣猵誤有民社願事斯語以免於戾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廼者庶徵非常連陰不解爰方假守何以名和會王歷之初頒雖修故事面天威之甚邇實貢忱辭恭願哀矜

一方嘉惠百穀事關民命寧使臣霑僥倖之恩咎在臣躬毋令民被阽危之患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輒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顛隮永惟返風滅火之祥何啻虚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詡鴻私恭顒不異塵几有來肸蠁憐臣斗筲之器雖負民社而不勝念臣葵藿之誠蓋填溝壑而未已遂無它咎以迄終更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墉爾神主之彼圮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闉闍尚呵護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與之

桂陽軍禱雨文

某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闕三字用昭事明神以祈歲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稟闕三字禾且憔悴夫為吏之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為斯民病也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渡明應侯文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境内名山川歟兹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空禾且就槁囷窖物者所以謫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遣官乞靈齋宿以竢侯不𢘅過而昏霈施之其雖無以愈人猶足以伐石譔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怠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葢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

父子孫凡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為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三姓之舊於今為庶衆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不懋而已故字之懋長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之子名植字直卿闕三字名字所從來曰祖父所命也欲易其字為直方而植闕三字因書以遺之使持白祖父視如何也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客終身鰥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佚我歲晏亦二者之功闕三字歸寥寥太空儻不離人即為良農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照會當職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

如右

父子律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

勅凡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情重者隣州充惡

者千里並編管

勅凡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生

人共犯雖為從殺者與同罪棄者徒二年半並許

人告若地分及隣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

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絶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

其告重者减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

三等告大功尊長各减一等小功緦麻减二等誣

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

如律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

隣里

敕凡諸訐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廂者隣

保亦不得告

勅凡諸事不干已輙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

律諸隣里被强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竊盜者各減二等

窩藏櫃頭誘略

勅凡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

事發被追藏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者准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

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舉博為例餘戲皆是贓重者各依已分准盜論輸者亦依已分為從坐其停止主人及開力若和合者各如之

勅諸開櫃坊停止賭博財物者隣州編管於出軍營

內停止者配本城並許人告廂者巡察看營闕宿

提舉人失覺察者杖八十

律諸略人略賣人不和為略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法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因而殺傷人者同强盜法和誘者各減一等

勑諸略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雇賣或得財者計入已之贓在一名處頻犯人不倍畧人者以不持仗强盜論一貫皆配千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姦者依强姦

法和誘者以不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
隣州編管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略誘者各
依藏匿犯人法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慈孝父子有恩故
有供養有缺及違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
婦相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
有相容隱不相告之法欲汝交通隣里無爭故有不得
告訐及相救助之法欲汝守己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却

為衆害故有停藏開櫃誘畧之法廼至鬬毆姦盜每事
有條意在禁汝為非勸汝為善當職今節取數項係父
子夫婦房族鄰里要切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
其俗質朴比之諸處公事最稀若更遵從不致違戾雖
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得力之家津遣子弟從師就學
興起門戶其餘勤謹農桑愛惜錢穀祭享翁祖看守墳
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
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為樂土至如猺人實同

省地久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軍縣催科或公人下鄉恐嚇保社復相追擾或攬寄等家兜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凡有枉塞並仰披陳當於當職自有過差諸縣不能體恤儻以看望未欲興詞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職過廳見諭庶幾通知從汝之便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貫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擘應

副當職到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准赦文自第五等已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拘催切慮稅戶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職今同衆官計度將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零并十二年夏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未納之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為始催理又慮稅戶日前已將錢米交托

與攬子店戸等人却被兠收入已致作名下掛欠已行
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戸長仰各廵
問甲甲内人戸如委曽交納託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
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攬人名下追理自餘
委係本戸即仰趂時赴軍輸納今立寛限十三年夏秋
二料限二月終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更不准前遣官
差人下鄉擾擾乃已約束受納等處每銀一兩減五文
足搯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

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揺子錢減三文足苗米官田職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和糴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三升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倉用錢減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減五升省銀自一錢以上米自一㪷以上准此曉示去訖候至限滿見得錢物次第若是正税自足了辦一年支遣當議再將本縣久例無名科斂並行蠲減以使人戶若致限滿拖

延不肯了納仰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點追別有行遣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為空文當職以里巷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耙數番加以糞溉方為良田此間不待施糞鋤耙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間所收却無此數當

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為惰農坐視豐歉

一門房隣里切須和睦莫與爭訟界至田塍各據永業火下牛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才到訟庭便妨日子況復般晷倍有勞費假如有田十畝歲收不過十石供輸之外贍養良難豈宜因訟耗財自取狼狽

一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

給鈔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托攬子鋪戶等人須是便取去赤鈔為憑不可信受手魯白關之類所慮攬鋪兜收過巳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呼

一陂塘水利宜從古來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占吝害及乙丙群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隣保追逮證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却被兩相妨廢

一生借種粮貧者不免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却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本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逓年登帶恣為貪婪若貧者昏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興訟罪有所歸即非主客相資隣里相保之道

一此間典買産業或瞞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隣或因抱種交業不時或因白與投印違限之類緣此無頼等輩執占爭論先自蒔種徑行收採比

至到官惟憑契約往往得産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遭罪請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項數端之類幸勿向前以貽後悔

一此間多有無藉之人告人絶産及至到官或有恩養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遺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須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此失業深屬可憐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絶戸即仰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

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人妄有告訴重行科斷

一諸縣夫遞除是般輦綱運錢米雖當忙月亦或不免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疊或無輪次苦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擾遞至應干賦役有妨農蠶使汝失所並仰陳訴

右仰汝等遞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克有年毋令後悔

止齋集卷四十四